



夢溪筆談卷第七

象數一

沈括存中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  
寧中考之曆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曆  
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  
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  
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  
欵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  
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  
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  
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

景方停以此為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

仁登避

名

為正月將戌

曰天魁為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姬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顓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為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姬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使用亥將驚蟄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

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為一說然須大改曆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於輿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

東井終於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岡九月木可為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為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

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拘謂之亢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

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  
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  
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  
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  
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  
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

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

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妨

謂寅卯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

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未申酉

亥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

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  
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  
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  
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  
者遇之乃吉十之後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

真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  
三合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舉數

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

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

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

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

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

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  
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  
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  
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  
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  
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  
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  
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辰為晨謂日始出之時  
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為之長二舍星  
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  
之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為經星之辰長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為舍星之長  
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為行星之長

洪範

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

各益以土數以為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為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見為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

有理

探著之法四十九著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麤跡然數有甚微者非恃曆所能知况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况得其粗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

出乎億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軌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惣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

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  
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  
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  
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  
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  
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  
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  
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  
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  
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无大四時  
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豐豐消長不  
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

火也似此之類亦非卅法可盡者

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  
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  
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  
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  
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  
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  
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  
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  
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  
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閎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筭  
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閎  
曆法極疎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闕略甚  
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  
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曆  
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曆八十  
年自己差一度兼餘分疎闊據其法推氣  
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  
八百年差一筭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  
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璣  
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  
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

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  
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  
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爲高等漢  
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  
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  
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  
雜考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  
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  
轉乃稍稍展其規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  
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  
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  
別畫爲一圖圖爲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

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爲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曆奏議中叙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踈繆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澍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暮而

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旣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湯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

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  
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  
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  
而得差則差有踈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  
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  
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  
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  
際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以日衰生日積及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為  
賓主順循之以索曰變衡別之求去極之  
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筭之理  
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

官及予所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

十八宿多者二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

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

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

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度而

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

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晷

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謂如牽捺當度

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

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者星也日

月五星之所謂由星為當度之畫生數也  
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

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

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

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暮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輸攘公之輸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喻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

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曆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耶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

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絜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

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類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來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

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  
氣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  
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  
十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歲  
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  
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  
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  
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  
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  
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  
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  
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

調其主客無使傷診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

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

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

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

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

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

水右為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為

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

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之藏左陽右陰

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

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

之取象唯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  
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  
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  
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  
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  
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  
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  
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  
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  
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  
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  
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為守唯無所

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  
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  
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為之名意  
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  
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  
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  
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  
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  
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  
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  
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



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  
少在初為震中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為坎末為艮  
其策二十有八三多揲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  
多在初為巽中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為離末為兌  
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純少陽盈盈為  
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

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史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史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

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玠論史所談駭然嘆曰史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史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

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蜀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禮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効却是蝕限大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筭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

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  
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  
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  
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  
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  
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  
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  
也又旗旒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  
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  
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  
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

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  
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  
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  
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  
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  
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  
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  
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  
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  
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  
略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

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  
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  
一琯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  
面八寸而止自大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  
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  
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  
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  
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  
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  
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  
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

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  
巳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  
處胎甲者左三剛交乾之氣也右三柔交  
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  
爻納子午乾初爻子中文交于坤生坎初  
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上交交于坤生  
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  
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中文交  
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上  
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  
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  
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

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交此  
 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  
 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  
 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穀之實皆  
是倒生首系于幹其上抵于顛處反  
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寅子

辰

丙

申辰戌

戊

寅申

庚

寅申午

壬

申午

坤乾

生長

生坎

生震

坤乾

生兌

生離

生巽

乙未

巳

丁

巳亥

己

丑酉

辛

亥未

癸

亥丑

夢溪筆談卷第七

夢溪筆談卷第八

象數二

沈括存中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為宮五十四為徵七十二為商四十八為羽六十四為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為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為徵在夾鍾則為角在中呂則為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

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見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簇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鑿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為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

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苟音從文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



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  
踈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  
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  
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  
為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  
家取以為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  
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  
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  
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  
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  
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

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  
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  
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  
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  
所在度抄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  
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  
筭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  
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  
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  
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  
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  
朴之曆術今古未有為群曆人所沮不能

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算纏度臆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負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襪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設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

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无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

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  
一切弃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  
一舉人論曰天地軋万物茁聖人發公曰  
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  
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  
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  
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  
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  
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  
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  
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  
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

大稱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燁人有  
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  
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  
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為蘊人莫不  
以公為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  
為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  
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  
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  
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  
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  
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

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

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

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鱸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飴而已問其何以不

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飴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

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  
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  
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  
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  
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  
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  
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  
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  
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  
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勒帛都  
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

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  
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  
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  
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  
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  
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  
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  
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  
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  
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  
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  
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



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白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

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尔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  
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  
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  
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  
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  
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  
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  
話輒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  
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  
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  
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

寺九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  
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  
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  
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  
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  
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太  
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  
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  
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  
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  
餅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  
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  
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  
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風興則  
飲一盃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  
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  
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  
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  
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  
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  
臣即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  
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  
時舩底踈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  
舩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  
風舩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尔  
舩乘必難免副使蒼惶悉取舩中之物投  
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舩定  
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  
舩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  
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  
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

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  
一造上方器一為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  
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  
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 朝廷儀範  
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  
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  
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  
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  
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  
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  
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

為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  
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 朝廷遣王方贄

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

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

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

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

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

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

轉運使有五子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為

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與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

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顰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趙鼎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

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為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邠原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

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羣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

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

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僕射年明未嘗著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言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

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弥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錢亦須

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  
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  
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  
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駸  
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  
官初起為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請駸曰  
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  
有所言駸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

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  
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惣樞柄此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卒駸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  
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為公言瑋在  
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  
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  
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  
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



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

四人夏守贊驥陳執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守贊加節度罷為南院驥執中觀各守守李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缸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

之醜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壘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徃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携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為黃蔡間

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

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闕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

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為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在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  
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夜  
灑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眾取名時張景  
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  
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  
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第九

夢溪筆談卷第十

人事二

沈括存中

蔣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  
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  
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  
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  
美在坐頗駭怪曰阜隸如此野很其令可  
知蔣曰不然審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  
命令如此乃為一簡荅之方去子美歸吳  
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為之延  
譽後卒為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

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  
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  
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  
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  
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  
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  
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瘡者取墓土  
着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  
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叅軍授鄭州推官過  
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

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  
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  
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  
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  
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刀繹  
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  
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元未曾發封又  
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  
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  
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  
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  
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

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  
官遂尔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  
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  
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  
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  
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  
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  
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  
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  
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  
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舫而

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  
學唯不能棊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  
唯不能擔糞與着棊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  
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  
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  
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  
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  
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  
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  
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

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第十

夢溪筆談卷第十一

沈括存中

官政一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筭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爲一說犀牙香藥爲一說茶爲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

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  
一分折茶爾後又有折鹽為四分法更  
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  
舊按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  
為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  
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拋數  
下庫務先封檢見錢緊便錢緊茶鈔以謂便  
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然後召人入中便  
鈔謂上三山場權務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  
師筭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錢謂  
非便處慢茶鈔謂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  
下三山場權務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

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  
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為諸郡  
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  
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  
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  
連城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  
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  
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為馬面密則城不  
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予曾親見攻城若  
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  
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

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踈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利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脚但使敵人見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為可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

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總定更不申稟即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



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  
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  
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  
虞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  
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  
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  
糶糶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  
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沁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  
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  
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

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  
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  
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  
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  
即是義絕况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  
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唯一子明日  
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  
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  
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  
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鹹鹵不可藝植井泉悉是

惡涵景德中議遷州時傳潛家在李晏乃  
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  
无以異於舊州鹽鹺殆與土半城郭朝補  
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粗  
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  
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  
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  
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  
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  
官及官當者朞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叙降  
先品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

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  
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從見存  
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爲  
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  
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  
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  
職事官散官衛官爲一官勳官爲一官二  
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  
予考其義蓋除名叙法正四品於正七品  
下叙從四品於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  
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

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牾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為高樓以臨城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姦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勅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最

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

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夫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携食日二升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

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  
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  
遣回後十日八日食日四升并糶若計  
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五日并日食六升  
糶并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  
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  
日接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  
九日糧後十日并糶二計復回止可進十六  
人食日四升并糶二計復回止可進十六  
日前後十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  
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  
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  
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大須有援卒綠  
減且以所減之費運糧之費人負六斗此以  
揔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

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  
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  
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  
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負三石馬騾  
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  
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  
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  
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劬而為  
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  
有自陳若某人纔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  
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

給互相計校為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為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

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兩節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其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

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  
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  
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  
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  
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  
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  
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二  
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  
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  
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  
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  
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

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歐人死者  
處厚往驗傷以糟釀灰湯之類薄之都無  
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  
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繳日  
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  
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  
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為石堤堤外又植大才十餘行  
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  
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舊木  
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為

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患杜偉長為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為月堤以避怒水眾水工皆以為便獨一老水工以為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眾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為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負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

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河北鹽法 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



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  
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  
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  
朝墨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夢溪筆談卷第十一

夢溪筆談卷第十二

官政二

沈括存中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  
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  
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  
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  
以省舟舡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  
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  
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  
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  
爲四百石舡其後所載浸多官舡至七百

石私舡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  
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  
予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  
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叙其事而不甚  
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  
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  
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  
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  
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  
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  
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  
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  
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  
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  
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  
莫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  
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  
稅即有飛語聞 上欲有所中傷 太宗

不悅御史探 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  
稅過實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  
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

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其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

### 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

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七萬六千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九  
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七千七百六十九  
及雜費外得淨利五萬五千四百四十四萬  
 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  
所收數除川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  
 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  
 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  
 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  
一貫三百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  
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數八十萬六千  
 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  
茶稅錢外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

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  
 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  
 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  
 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  
 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  
 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  
 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  
 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  
 年九六十一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  
 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  
 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  
 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

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  
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  
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  
官錢收買客引以抹引價前此累增加饒  
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  
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軋興元  
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  
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  
之二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  
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  
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元詳  
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叅知政事呂許公魯

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  
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昭廓  
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  
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筭  
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  
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  
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  
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  
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拋占茶五百七十三  
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  
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

荆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爲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表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

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表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九斤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

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  
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  
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  
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一  
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  
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  
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  
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  
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  
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  
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  
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

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  
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  
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  
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  
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  
百六十貫王棋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  
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  
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

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

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  
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





城王果州流利州平許州許岢嵐嵐蓬州蓬  
嶺延冀州新涪州溫閬州岐復州王潤州

夢溪筆談卷第十二



